

延河魂

YANHEHUN

●秦时𬀩 著

延河魂

秦时伟 著 ● 敦煌文艺出版社



PDS

(甘)新登字第06号

责任编辑：铁巍
封面设计：健骅
版式设计：蓝尼

延 河 魂

秦时书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625 插页2 字数365,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87-138-8/I·124 定价：8.80元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延河魂》，描写了延河游击队的成长过程和游击队员们机智多谋、英勇善战的战斗风貌，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作者以流利的文笔，生动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刻画出延河两岸土生土长的普通老百姓，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熟练自如地运用游击战术，生龙活虎地拼搏抗敌的英雄群体形象。

书。王老浩拿着那张奖状，站在他熟悉的书店里。在党的旗帜下，他感到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感到自己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自己是共产党员了。他热血沸腾地宣誓：“宣誓人：王老浩，年龄：三十五岁，入党时间：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入党介绍人：王志刚，入党地点：延安，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宣誓人：王老浩，年龄：三十五岁，入党时间：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入党介绍人：王志刚，入党地点：延安，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王老浩听到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到边区，并占领了边区的某些地方的消息后，很是心神不定，牵着老黄牛提旱回到家中。老黄牛是一九四四年他当劳动模范时，边区政府颁发的奖品。老浩把牛拴到槽头，挑好草料，拍了拍老黄牛的头顶说：“老黄牛呀，老黄牛，你知道吗？现在蒋介石派几十万人马打进咱们边区啦！咱刚连上的麦子，满满的肚子怕是过不成啦！哎！来块好馍，好馍，让你快快吃饱，吃饱了，就好好睡觉；咱明儿格再到地里干活儿。老伙计，要是仗真打起来了，你还得出力哩，给咱军队送粮驮东西，当驮脚呢。”王老浩站在槽头眼前高一句、低一句地嘟囔着、念叨着。果亲王老浩，看到今样也扬眉咧嘴，打趣地说：“你和谁在哪儿拉胡弹哪？”应声进来的是王老浩的妻弟李在成。他比老浩年长略长，约摸四十六七岁，也是典型的陕北庄户人打扮。从人字辈，排行大名“二娃”。老浩接着李在成的话，又出言相讥：“我正和咱的老黄牛拉家常呢，嘿嘿。”老浩憨笑着答道：“有啥事嘛，哈哈哈，是我的老哥哪，你这是在对牛弹琴哩。哦，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今儿晌午我到延城里去啦，顺路进咱县委书

记周天的办公室，他叫我给你捎个话，叫咱抓紧坚壁清野工作哩。咱周书记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底，算是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啦。”李在成蹲在牲口圈的门口那块大石头上，装了一袋旱烟，用火石打着火，啪哧啪哧地抽了几口烟，说道：“咱周书记说，形势越来越紧张啦，胡宗南的军队赶四七年的二月底，在边区周围已经调集了十五个旅十多万人哩。南边一带边境上天天打着仗哩，咱的部队都开到边区南边的边境上去啦。在关中分区、陇东分区的十多个边境县的地方，我们的人同胡宗南的军队打了几十仗啦，还活捉了几个旅长、团长哩。蒋介石、胡宗南从豫西、陕南、晋南、河北调了好多师的队伍，拉来打咱陕甘宁边区哩。老哥呀，这形势变得紧张得不行啦。”

王老浩靠着老黄牛的身子，美美地吸了几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是哩，周恩来副主席去年十一月才龙田周固统区返回延安，这就是一个大信号呀！尔格胡宗南在蒋介石的亲自援拉下，把他们军队正向咱边区开着哩。可是呀，咱的心里底实着哩，有咱党中央、毛主席的深谋筹算，有咱边区一百多万人民作后盾，又有咱几万军队当钢铁的长城，我估谋着咱边区把稳着呢。你听听毛主席咋个说来着？前个时候他在王家坪总部接见咱们的英雄模范代表的座谈会上说过：‘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延安腾得空空的，欢迎敌人进来。’人常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这么个理儿在里头。我看呀，要是蒋介石、胡宗南利令智昏，估谋不来果子的酸甜，要当死硬派来占了咱的延安，唔，恐怕他们的死期快到了，叫他们手下的虾兵蟹将们有来无回啰！”他轻蔑地摇着头笑了。他走了几步，抓住老黄牛的尾巴说：“蒋介石呀，这个人从来漫骨气，打日本那会儿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尔格在东北、华北战场上败下阵来，又在美国太面前摇尾谄媚地叫人家出枪出炮出飞机打咱共产党哩，还在山东、陕北搞重点进攻哩，看着吧，卖国的汉

好下场。”这时李在成对王老浩说：“孙来恭”（孙来恭是孙在成的长子）和两个大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听见栅栏外边有人喊道：“你们老兄弟只顾谈啥呀，大家良英在窑等着哩，快到屋里去吧。”喊话的是王老浩的孽娘李桂梅，后边跟来的是一凤凰乡的乡长李存成。他看见王老浩、李在成忙说：“咱们快到屋里去吧。”

李存成是李在成的弟弟，在乡政府选举时，因为他一来是个高小学生，有文化；二来在村学里教书教得好，在全边区文教劳模会上他被选为“文教模范”，得到“为人师表”的奖匾；三来他在土改中当“土改果寡”的分配委员，分土改果实时分得公道，特别是他管理的“土改果实帐簿”一清二楚，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上级派来的复查土改果实工作组认为：李存成的样是一流的明白帐、公道帐，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所以，“人都说他是‘明白委员’”。四来这李存成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也是凤凰乡第一个出来串联王老浩、李在成等一些贫雇农组织农村互助组的发起人。那时，为了克服困难，解决吃粮问题，边区政府发出号召，边区的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农民、部队指战员，不管是谁，只要是住在边区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公家缴一定数量的公粮。李存成领导凤凰乡的干部、群众把这件事办得最好。李存成的这些事迹在凤凰乡传为佳话。在边区开展的选举运动中，李存成就理所当然地被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为乡长。他已经是连选连任的两届乡长了。虽然大家称他是“知识乡长”，可他穿戴、行止并不讲究。公家给他买了一匹马，让他骑上下乡工作，可他从来都是背上背着一个粗黄布的挎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八角帽、手里提着一根枣木棍，东家入西家出的步行转悠。这匹马便成了乡政府的公用马。现在，站在栅门外的李存成，身上穿一件油渍汗浸的蓝布衫，两边肩膀上补着大补钉，腰里缠扎着结婚时用过的条布腰带，裤子的膝盖处也补着两块大补钉，因为扎着一副灰色粗布绑带，看起来倒也精神、爽利。王老浩走到李

存成跟前开玩笑地说：“老弟呀，你把乡长的架势拿起来吧；看看尔格是什么世事呀？你要知道，这区的天要黑啦；照你这架势呀，能领导咱乡几千人的队伍打仗啦？”

李存成哈哈大笑：“咱打仗，一靠人心齐；二靠能吃苦；三靠军风好；四靠真本事！并不靠乡长的架势呀。言归正传，听说是说，笑是笑，谈正经事要紧。二位老哥给咱良英带个送行嘛。”

“快走吧，别再磨蹭嘴啦，良英等得急扑扑的哩！”李桂梅有些不耐烦了。“莫慌火火”李桂梅，“老长官多”黄教授纠正会话。“四个快走要起身，却见周良英从大柳树下边说道卖的走过来，后边跟着一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替你长官我一语的嚷嚷着。有的说：“你不能走呀。”有的说：“我们不让你走。”有的说：“你走了，我们村子里就少了个教书、写黑板报的人。”有些娃娃说：“良英哥哥呀，你走了，谁给我们讲故事呢？谁管我们扫盲班呀？”人群里吵吵嚷嚷，七嘴八舌头，说笑着。

“大家都到院子里去吧！”李存成打了打手势喊道。

“老浩叔，在成叔，你们在这儿哪。”良英急趣几步，来到王老浩、李在成跟前说：“现在，这区形势紧张啦，蒋介石、胡宗南正在大肆调兵遣将，好像要来陕甘宁边区咱玩命。我想，要是敌人真的打来了，我就跟上你们打游击，你们看行不行。”

王老浩、李在成忙说：“那不行啊！周书记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儿。存成，你看是不是给良英把毕业大会开了去，像人家枣园村给毛岸英开的一样，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我们把良英交到周书记手里，才算咱为公家尽了一片心啦！你说呢？”

李存成两眼望天想了想，然后望了望王老浩、李在成，看出他俩要他拿主意，“我看良英在延河湾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得认真，所有农活都干得很好，和村里的老老少少也都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我看，咱们就让两位老哥谢谢去办吧。”

田间王老浩笑笑说：“咱农民本学没啥讲究的，乡长说了算数。是不是？”周良英一听王长一心想卖和颜悦色，可没准是想趁机敲竹杠。

李在成点着头接着说：“好，就这么爽快。”周良英点点头，心里暗自得意。周良英的脸庞绽开了满意的笑容，他令人觉得十分踏实，十分放心。父亲的话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他想起对妻子的承诺，想起自己向妻子许下的诺言，想起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他想起周良英的爹周天从部队下来后被组织上派往舞阳县担任县委书记，土任后就抛家舍业到河北冀南的冀鲁豫边区工作。同时，他正在上高中的儿子周良英也寄出一封信说希望儿子能来边区学习。他对儿子很有信心。但常担心妻子会惧怕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世界里前途遇不测。那将是怎样的残酷呀！他在信里劝慰妻子多从将来着想，多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想让儿子尽快到边区来。他在革命的火炉里锻炼成长他始终没有得到妻子的亲笔回信。他给儿子的信里说明他已从部队调到延城县工作，信中说：“咱们家乡保定县是国民党占领的地方，听说你在学校闹事，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已经过国民党处。你妈妈不能离开家乡全国解放后我会来接她的。你跟妈商量能不能在最近就动身来边区读书。目前反动派镇压英勇斗争，形势严峻。周良英看到爸爸的信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九月初了。其实写这封信周天是六个月前发出的。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延安形势已经紧张起来国民党军队在频繁地调动，没没都能听到枪炮声。听说仗打得很激烈国民党军队又在到处派捷报。周良英就去亲戚家躲兵，亲戚们来探望“想不到这伤心事让妈妈成天在良英眼前念叨着谎言：“你看看，形势这么紧；国民党这伙王八蛋又是派款，我的心就像闹地震一样。各处都是不安神把你爸爸逼走高飞，他倒真风流”。吓得像惊夜舞神一样又不敢睡来也不写信来。成年累月的别离把你的心操到哪去了呀；你人

长大了，也高中毕业了，你家不能出门不行，要是叫这伙国民党瞎瞎贼把你抓走了，那就叫我揪心一辈子呢。又念情老的，又粗心小的。你按你爸爸信里说的快快到他身边去我就放心了。”

周良英想给爸爸先写一封回信，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搞不好被敌人拿到，妈妈就要招供的！他想了好多天，最后决定去学校找赵老师。赵老师在学校对他像慈祥的父亲一样。闹学潮时，赵老师常常直到半夜还在和同学们研究斗争方法。那天晚上，周良英走进赵老师的办公室，便看见赵老师正在整理他的东西。抬头见是周良英走来，赵老师亲切地说：“我正在找你组织上通知我，把你带到边区去。”周良英高兴地跳了起来，说：“我也接到我爸爸的封信，叫我去他那儿哩；正是走投无路的时候，赵老师带我去真是嫌死不活的呀！”赵老师说：“这事不要告诉别人，先征求你妈的意见吧。”周良英说：“正要我媽早就同意的。”赵老师说：“你近来，敌人正在搞大搜捕，你我说不定都列入了敌人的黑名单，你要特别小心。你在家等着，三天后我到你家找你。”次日清晨，周良英刚睡醒，就发现门锁被撬开，周良英匆匆回到家里，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周良英给妈妈刚说到“赵老师要带我上边区”时，突然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周良英的妈妈忙去开门，来的正是赵老师。他急匆匆地说：“敌人要动手啦！快叫良英跟我走！不然就这样算周良英离开了延安向绥远奔去。赵老师刚到门口，就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抱着一个大木箱，跟着他。赵老师没出过远门，带着良英只顾赶夜路，把进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渡口——渡河村成了风陵渡。那天晚上，两商人来到风陵渡，真是“看景不如听景”。赵老师给火炉，把风陵渡描绘得夺人神往，等到了那儿，只觉得它是一片沉寂寥落的世界，真不像被救的景象。夜里听到的尽是饥城鸟叫，老少哭喊。赵老师说：“明天我们就过河去。”周良英说：“赵老师，你说渡河的地方是靖边区地方，怎么是国民党军纵乱施虐的地方？”是本是我

们把路走错啦！”赵老师这才想起边区的黄河渡口是碛口，他说：“哎哟，我脑子里只记得个到西北过黄河要走风陵渡，把这个碛口忘得死死的啦！”

天亮以后，赵老师叫醒周良英，到街上看见一个饭铺，进去要了三大碗芮炒面，他刚坐下，看见两个老头儿在一張方桌旁边等饭边小声地议论着。一个说：“世道快变呀，听说胡宗南的军队在晋南闹解放，早吃掉啦！这些天来国民党部队像蚂蚁窝里插了一根棍一样，成了乱麻一堆，就这风陵渡小本饭店，今儿过一帮子明儿过一帮子的队伍，约摸是叫人蒙打散的部队哩，我看蒋介石江山怕是坐不稳咧。”另一个说：“听说老蒋又来了个新花招，把部队正往西安方面调着哩，把不推倒始皇还想吃天鹅肉哩，想打人家延安哩，其结果呀，我看非得来个鸡飞蛋打的不

场不可，长征过来的红军恐怕也不好惹吧。”

周良英向赵老师说：“老师，你去问问路吧。”赵老师走上前说：“大爷，听你的口音是山西过来的，逃难的吗？”一位老头儿听见“逃难”两个字，看了赵老师一眼，摇头不语。另一个老头儿说：“你是逃难？”赵老师轻声说：“我们是走西口去做小买卖的。”一个老头儿说：“现在兵荒马乱的，做小买卖是要赔本的。”赵老师说：“西口甘草长的好，贩甘草小买卖不惜赔本。要出门不怕虎狼；怕虎狼的不出门。”两个老头儿站起来，上前握住赵老师的的手说：“赵老师哪，可找到你了。”赵老师这才认出了两个大。一个是在保定曾当过店员的，和赵老师有过来往，此人年近五十，头戴狐皮帽，长长的黑眉毛，满脸的灰尘，身着一身黑棉袄，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现在，他是晋绥边区某县游击队队长。据他介绍，他是县保安科长的亲生儿子，吃过饭后匆匆离开了风陵渡镇子，来到大道旁一座破败不堪的山神庙里，壁龛后来龙高兴地对赵老师说：“赵老师请送周良英从保定出来后，晋绥行署公安局接到保定地革党组织的电报，

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到边境地区接你们。按你们出发的时间算，应该到磅礴渡口，但总不见人。后来按上级指示根据敌占区地下交通站提供的情况才知道你们俩来了风陵渡。”“我们还得知敌特可能已掌握你们俩的行踪。”朱匪，单肩周壁细聊着，突然从头衣袋里拿出眼镜用布擦了擦后戴起来，刚转过身便瞅见墙角门后闪过几个蒙面衣的人。他猛地站起，掏出手枪压低声音急促地说：“谁假被包围了？”四面环顾奔跑而逃，迎面猪腰冲来五个便衣特务，刚刚对准了他们袖筒飞刺，有一脚蹬倒了一个，抓活的追着特务头子喊道。“快跑啊！快跑啊！”赵老师一看情况严重，急忙喊道：“两位老哥，你们快带良英走！”说着他向敌特连滚几下，两个特务应声倒地。赵老师又回头喊道：“你们快走！”两位公安人员敏捷地抓住良英的胳膊向着一个大庄跑去。

在远处他们听见“吼！吼！吼！”三声枪响，并隐约看见赵老师倒下了。赵老师！赵老师！周良英使出浑身的气力高声呼喊着，这喊声凄惨而悲壮。接着，两个凶“匪”跑了过来。这时两个特务已经追上了赵老师，周良英架着良英跳过女寡妇的院墙，进了后院破草房，钻进了草堆。特务们朝着院后的草堆追过去。周良英有口难言，只能含混不清地喊着：“快点，快点！快点！”夜深天黑，他们三人住一户老百姓家里。半夜时分周良英轻手轻脚地走出院子。他跑到赵老师牺牲的地方，确定没有个尸首。用手去摸着粘糊糊的血迹，赵老师的头被歹徒的铁棍打歪了。周良英咬着一条小路爬去。快到赵老师的头，在黑黢黢的路边，影影绰绰地看见一个人坐在路边。他匍匐爬行到跟前泥地上去，捏住这人的脖子。此人扑通倒在他的脚下，他把升放在嘴上蒙着是只死狗。再摸身子，这人穿一身国民党军装衣服，头上戴一顶木鱼帽。他自言自语道：“嘿，是敌人的重伤员，无法管，打死这里的小狗吧，禾生有幸该报赵老师的仇咧。”他把这个死

人的外衣全扒下来，自己穿上，把死人头上的纱布绷带缠在自己头上，戴上帽子，又从死者的手里抽出一根棍棒，再一摸，地上放着一杆步枪，看来有谁没子弹袋，但枪筒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在这夜色朦胧中，他想象着自己已经装扮成一个活神活现的敌人重伤员。他拄着棍棒，走啊走，“哎哟”地向风陵渡街头走去。头里周良英曾看到过正三两两的伤病员在街头转的架，坐的坐。当他走近敌人宪兵队检查站门口时，看见几个伤病员在那里骂大街，有的说：“这伙王八蛋宪兵，只顾害无辜老百姓在前方卖命，他们在后方害人，把我们也当成共产党嫌疑犯要搜查、周头查勘。”有的说：“这两天从保定来了两个坏蛋说是抓什么人的，也不让人靠近宪兵队，叫往进风陵旅社去了。”周良英忙坐在说话人的跟前，凑近他问：“保定那两个人啥时进旅社的？”那人说：“到宪兵队喝得醉打胡蝶的，近时差不多快儿进去的。”周良英刚要站起来，那人扶起他说：“你是哪里负伤的？”周良英说：“还不是晋南那一仗么。”跟前坐着的五个伤病员说：“我们是同命相怜哟。你想找保定来的俩人带你回家？”周良英说：“我打听到这两个家伙害死了前方打仗的好多人的老婆，我的老婆和父母就是这两个害死的。”三个伤病员说：“走，报仇去！”周良英同三个伤病员走到旅社的帐房，问帐房先生：“保定来的客人住几号？”帐房先生吞吞吐吐地说：“没有，没有。”两个伤员揍了他两拳头，他忙说：“老总，我说，在后排北边第二个房间。”周良英说：“三位大哥看住帐房，我去宰他。”周良英一拐一瘸的走近后排北边第二个房门时，看见里边坐着一个人，这家伙正坐在灯下，嘴里边哼哼，手里边擦枪，枪已拆卸开放在小桌子上。周良英踢开门一个箭步冲上去，两手紧紧捏住这家伙的脖子。叛徒历来都是怕死的软骨头。这家伙跪在地面上前言不搭后语地求饶说：“我有钱……不要杀我。”周良英拾起他带的长枪，对准这家伙问：“你来这里干什么？”回答：

“打死赵老师和他带的学生。”李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回答：“是。”问：“赵老师的头放在哪儿？”回答说：“放在宪兵团明天挂到过激军队的船上。”周良英痛地用刺刀插进这家伙的胸膛。他丢掉枪，徒步大步地从旅社跑出来。中队长命令士兵把他拖到那个撞死的重伤员跟前。两个公安人员追上赵壮来，对他说：“狼来了，快跑吧！”周良英说：“我把叛徒干掉啦！总算为赵老师报了仇。”这时，周良英身子软下来，两个公安人员把他搀扶着从小路走去。他们说：“我俩想，你是个学生，就睡踏实睡去了，一摸你不在了，我们就追上你，看见你已经进了街道，我们就跟过去。等了一会儿，看见你们四个人进了那个旅社，我们就在门口一直观察着，仔细地揣摸着动作。后来，看见你匆匆忙忙地惊慌地从那儿跑出来，我们两个敏捷地跑来接应你。你刚刚过了黄河，进了边区，两个公安人员才放心地离去。”周良英感到欣慰的是儿子虽然经受了一番调折磨，但终究还是来到了他的身边。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背负着母亲上了火车。周良英对中队长说：“感谢你们把孩子送回来。周良英对父亲说：“我们先去边区，去延安。听说延安有共产党，延安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听说延安还有一个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听说延安的红军打日本鬼子，打美国鬼子，打国民党派来的反革命。听说延安还有一支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听说延安还有大公学、陕北公学、鲁艺、抗大、马列学院。听说延安的人民生活得比过去好，没有国民党派来的反革命的残酷剥削。”父亲对周良英说：“你说得对。延安是革命的根据地，是抗日人民的希望。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人民的英雄。”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深蒙，可称为官民对农事上最普遍、最深入的劳动。人过而何以全其生？使山川安乐良深！我初来时，对于劳动方面，力推“劳动教育”，去西高八十里地，有

第二章

“劳动教育”之说，即“劳动就是一切”的思想，即“劳动教育”的宗旨。

“劳动教育”之说，即“劳动就是一切”的思想，即“劳动教育”的宗旨。

周良英来到延河湾住“农民大学”已经两个多月了。他和延河湾的老者少年建立起鱼水一样的情谊。当要离开这儿的时候，方感到洛里的千人一事，一草一本，山山水水，沟沟洼洼，他都离不开，舍不得。回到他住了两个多月的窑洞里，一股暖流涌进他的心头。他默默地坐着，想着，忽然“噗哧”一声笑了。他自言自语：“刚到边区时多可笑呀！”为往“农民大学”的事，他和他的父亲周天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那是到延城的第三天，周良英见到久别或者说从未见过面的父亲，他睁着眼睛，望着眼前这个中年汉子，想道：“难道他真的就是我的父亲？”他如木桩一般呆立了良久。

周天的警卫员刘小起上前拉了周良英一把说：“这就是周天同志，就是你的爸爸。我们刚从乡里回来，事情忙，回退了。”周良英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下子扑到周天的怀里，激动地说：“我好想您呀！”

周天嘴唇抖颤着说：“长太成人了就好，我……我也盼着见到你妈和你的一天哩！来了好，来了好。”周天见到儿子悲喜

交加，悲的是他离开家乡时娃他妈被国民党联保主任抓起来了，后来听说娃他妈找保救出来。她在家又要伺候老人，还要抚养儿子。整整十八年过去了，夫妻仍难以见面。他在儿子面前噙住眼泪说：“你妈敢情好着吧，你妈为我为你可苦啦。”喜的是儿子已经长成了虎虎势的五尺大汉。他问儿子：“你在家劳动还是上学？”儿子说：“我不是高中毕业了吗，你是知道的。”周天说：“啊，啊，我说你帮你妈干活不？”儿子说：“我妈说，家里的她操持，外头闹革命的事你父子俩放心地干去。在学校我带头闹学潮，国民党特务要抓我，我便按您信上的意思，跑来边区的。一路上多亏有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帮助哩。”

周天深深地点了点头，思忖了片刻说：“良英呀，我想叫你去住农民大学，你去不去？”周良英高兴地说：“住大学，那好呀。”周天解释说：“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据你说，你没有好好参加过农业劳动，这里的农民大学，就是跟劳动英雄学种地、学农活。”周良英说：“爸爸，你在开玩笑吧，让我来你这儿是为学种地的吗？”周天说：“良英，这是你必须学的马列主义一课。”周良英说：“哼，边区的马列主义就这个？”那我还不如回家帮妈去，妈这些年够苦啦！”周天说：“我告诉你，我们党的主席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去跟劳动英雄李成浩，住“农民大学”啦！”周良英说：“你哄谁呀，全国人都尊崇的毛泽东，他能把儿子送去种地？我又不是三岁的娃娃。”周天说：“

周天说服不了儿子，便决定抽出一些时间，跟儿子到延河湾去走走，他对周良英说：“良英，走，跟我到延河湾去。”周良英瞪着眼说：“叫我去搞‘种地革命’？我不去，你给我分个单位我再去！”周天看了儿子一眼，笑笑说：“到延河湾转转，散散心嘛。”

周良英跟着父亲到延河湾王老浩、李在茂和李良宇家里转了转，然后，由王老浩、刘小起陪着到枣园去见到了毛岸英，返回

县城后才向周天说：“百闻不如一见，到延河湾见了劳模，又到了枣园，我真的相信毛主席的儿子确实在办‘农民大学’。”周良英接着说：“你真的想通了吗？”周天问。周良英说：“我打心眼儿里想通啦！毛岸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俩谈得很投机呢。”周良英兴奋地说。

原来周良英见到毛岸英后，毛岸英向他讲了到枣园办“农民大学”的经过，讲了毛主席对儿子的期望和关心，讲了办“农民大学”的体会和感受。自己也挺好的，他的思想境界高了。周良英对毛岸英说：“我是一九四六年九月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朱德总司令找到朱德说：‘总司令，你收我当你的兵吧。’朱总司令笑笑说：‘你先得去读农民大学，这是你爸爸给我说的。’农民大学毕业后再来当兵，我支持给你开欢迎会好不好？”毛岸英说：“总司令正像朱伯伯，咱就说定嘛！”朱总司令笑笑说：“好啊。”毛岸英回答：“延安有农民大学吗？”朱总司令回答：“有的，咱自己办的农民大学。”并告诉毛岸英：“精神上要作准备，在延安是学习洞里的马列主义，是要吃苦的。”毛岸英慨然：“我来延安就是为了革命，为革命，什么都不怕，要像长征中过草地；爬雪山一样，经受生活的磨练。”而在毛岸英的想像中，延安的这个设在窑洞里的“农民大学”虽然像莫斯科农学院那样的正规，但教学的一套课程肯定也是世界上最独创、最丰富的新颖的、完整的大学课程。当他见到爸爸毛泽东时，毛泽东同他谈得很多，并指定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同志陪毛岸英看了延安的部分部队、机关，看了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还去看了一座工厂，就是設在窑洞的农民大学。毛岸英想：难道农民大学不在延安吗？大概是因为我住农民大学，才不让我看哩。毛岸英也不便细问，陪他参观的同志却有出声长笑。

有一天，毛岸英在房子里学俄文，他打算翻译列席苏联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突然，门外有人喊道：“岸英，你在那里做